



当汽车从一号隧道驶出，盘山公路越发错综复杂。体格旁大的山体，令眼前的道路在映衬下显得渺小。一个急转弯过后，也许下一秒进入视线的就是路边的巨石。高山巨壑间，大自然的压迫感越来越直接。

海拔来到 3000 米往上，G219 沿途的哈拉斯坦河变得浑浊。和高原下叶城县城周围流过的叶尔羌河不一样，这里的河水和山石一样粗犷。

粗犷之中，不乏大自然的馈赠。途中偶尔停车驻足，路边漫山遍野的戈壁，除了常见的沙冬青，居然长出来迷迭香。天气晴朗而风大，山风和正午的阳光灌满了河谷，沙尘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刮进了嘴巴里。站在这里，看着哈拉斯坦河对岸的巨石，清晰地感受到，所谓旷野、风景，其实是由一系列因素混杂交融而成，混合了地质状况、地块运动、天气和生命。

在不知绕过多少座山后，我们总算到达沿途第二家

新藏驿站。一路有起有落，海拔在库地驿站降至 2964 米。但这家驿站的负责人王彦峰告诉我，从此地出发，到达下一个新藏驿站——叶河驿站，40 公里的行程会急剧攀升 2000 米，最高处会逼近 5000 米。

可惜，时间有限，一天的行程完全不允许此行走完 G219 新藏公路。我们所作的准备也不允许。当时我们穿着短袖上山，而从西藏阿里地区过来的游客，刚刚从 4500 米以上的达坂来到库地驿站。5 月末的南疆，他们身上穿的是轻薄羽绒服。

## 铺筑天路，连结雪域

即便已经到 2025 年，修筑于 1956 年的新藏公路仍然处在不断翻新的状态中。当下修路技术愈发高明，汽车的通行能力越来越强。然而想要完整地走完新藏公路，依旧不是一件易事。

颠簸在新藏公路上，离开叶城越远，我愈发觉得以当年的条件修筑这样一条“天路”，才是人类给予神奇自然最直接的回应。

从新疆到西藏，因昆仑山脉的阻挡以及藏北高原自然环境的恶劣，实用性通道的数量屈指可数。历史上，曾有过几条连接两地的古道，譬如克里雅古道、克里阳

喀什叶城是 G219 标志性的起点或终点。摄影 / 孙睿

